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十一回 保英雄柴王諫主 憫忠嗣種帥誑奸

當時天子駕臨，下坐中堂，開言曰：「卿家出師勞頓，為國分憂，至染病恙。朕今親臨看病，以表君臣手足心腹之誠，惟未知患病何症，故朕帶同魏太醫特來診脈調醫。倘痊愈之日再往同征。」岳翁聞言大驚，奏曰：「臣所染病，無非遠征不和水土所至，不用太醫調診，且自將養數天，自可痊愈矣。」

天子未開言，龐國丈曰：「岳將軍染病在軀，聖上美意加恩，帶同魏太醫診理，豈得推辭逆旨？」

岳翁帶怒，無言可答，無奈只得由魏太醫將六脈看診。不一時，魏太醫診過六脈，奏上天子，言：「六脈調和，正當健旺，豈雲患病況乎？兩目光彩，氣色雄鮮，那得有恙？」神宗天子聞言重重發怒：「可惱賊臣！朕待汝不薄，如何一旦辜恩詐病，以欺寡人？罪當賜死，有何分辯？」

岳父曰：「臣叨聖恩眷佑，命將權代帥印一程，回朝三日，將來於道途中天天調治，服多藥餌，患病得已略痊。」龐國丈曰：「既然病恙已痊，回朝日該親到上朝謝恩，如何反使夫人登朝代奏？料必按兵不舉，串通反賊，實乃欺君賊子行為，罪難寬恕。」

岳翁罵聲：「奸賊！休得迷惑聖聰。臣近花甲之期，日前病恙多端，不想提兵一出，染成一病。旨命回朝，細想病患日多，枉食朝廷厚祿，乘此告辭解組。只臣妻不懂事，在駕前奏臣染病沉重是真。懇乞殿下赦臣重罪，深感隆恩。」

天子帶怒曰：「立心詐病，誤國欺君，還多強辯！」傳旨隨駕軍押出市曹，候午時開刀，不許多言再奏。當日天子重重大怒。須有隨駕幾名大臣在內保奏，天子不准，命國丈監斬，傳命回朝待候復旨。國丈領旨押出岳翁。神宗王起駕回朝，下坐候著國丈復旨。

有孫氏夫人含淚帶了公子出法場送祭父親。龐國丈一到法場即坐下公位，等候著午時候開刀。只有孫夫人母子上前，紛紛下淚，深恨老奸臣唆惑聖上，至將軍一命死於刀下。

住表夫人母子悲啼，再言臨刑得救。偶遇一家王子來朝，乃周主柴榮之後，世作王家上賓，名柴綱。是日回朝，道過西郊法場，見擺開軍隊多人，即差家丁查察明白，方知押斬車騎將軍岳全忠。柴王大驚，知會監斬官老奸臣不許開刀，再吩咐武勇將軍二名保著岳全忠，不許一人動手，如斬岳將軍即斬監斬官。龐國丈懼畏柴王，狠狠兇惡，諾諾連聲，心頭暗怒，自歎恨狗王回朝，岳全忠定然殺不成了。

當時柴王上前問明岳全忠被殺緣由。岳翁細將始終情由，被奸臣唆惑聖上，故被執責處斬一一說之。柴王曰：「將軍休得著忙，孤家面君與他理論，定必救轉無疑。」岳翁夫妻父子同齊稱謝。

柴王別去，是日進朝。一到五朝門下馬，王門官上殿啟奏：「萬歲，玉門關威武王柴千歲來朝，午門候旨。」神宗聞奏宣柴王上殿。行了君臣禮，天子曰：「御弟免禮，且下坐。」柴王謝恩下坐。天子曰：「且喜御弟回朝見朕，未知近日邊外民風如何？」柴王曰：「上藉陛下天恩，邊外安寧，庶民樂業，禾穗豐登，皆叨聖朝仁澤也。惟今一事，臣還朝道經法場，只見隊伍多軍排列，詢問明情由，方知屈斬車騎將軍岳全忠也。臣於九邊之外風聞近日朝上不許忠良立國，只用奸佞當權。殺的殺，拘逐得逐，多少忠良之臣屈殺殆盡。倘有日干戈警報，還有那人忠良武將與國家效力？臣今回朝偶逢三年朝覲之期，日望面朝情切得以進諫陛下，以盡臣子規陳之義，實惟幸甚。懇乞陛下省心，以宗祖錦繡江山為重，用賢退奸，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。惟臣於邊外風聞朝憂，還未深信，思量陛下乃聰聖之主，豈容奸佞橫行，以蔽塞賢路。惟今還朝，不料岳全忠竟被奸惑屈死於鋼刀國法之下，豈非奸佞當權忠良受屈之驗也？臣思岳全忠四代忠良之將，先祖有血戰大功於朝廷，即有重罪還要體念忠良世襲，略恕罪咎之分，豈得聽信奸佞一面之詞，魏太醫診脈一語即棄殺棟樑武功之臣。萬一奸佞暗算賄囑太醫妄言無病，豈非忠良一命屈於無辜？陛下龍心何安，國家百年深仁厚待功臣之義自今而沒矣。」

神宗聞柴王諫奏長言，龍心醒悟，覺得慚愧，半晌無言，只得言曰：「御弟未知緣由。岳全忠犯罪已深，國法難容。朕命他提兵往征鐵裘山反叛，豈料一到敵所，即有本回朝，稱說染病不起，求懇調回，按兵不舉，想必串通反叛。如此欺君誤國，本該正法，御弟何云屈殺無辜。」

柴王曰：「聖上執他串通反叛亦屬無憑。惟今臣保他同征鐵裘，臣願為監督，提軍生擒叛逆還朝，金鑾對質。如果有串通賊人之弊，不獨一人領罪，即滿門受戮亦本該當。」

是日，神宗王准奏，傳出赦旨一道。值殿將軍急出法場宣回岳翁上殿。國丈怒氣不息，只得隨行進殿復旨。岳翁進殿下跪謝恩。天子曰：「卿原有按兵不舉之罪，茲今御弟保汝同行帶兵，三帥會同征剿鐵裘山反叛。如無串通之弊，功成之日大加獎賞，不得仍踏前轍，倘有此事，決不姑寬。」是日退朝，君臣各散回行。當時岳將軍父子拜謝柴王保救之恩，夫妻父子再別。岳翁一到教場，查點起一萬精兵，與柴王祭旗起馬，一路登程，住且慢表。

先說鐵裘山頭目，一天打聽明朝廷有兵征討，心下驚忙，打起響馬鼓。張、陸二人登堂下坐，詢問情由。有頭目稟上：「朝廷命耀武侯掛帥，興兵三萬來征伐我山，請令定奪。」陸鳳陽聞言吩咐不許高聲，猶恐驚動王氏嫂嫂不安，「自古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有何驚懼？」

張夢虎曰：「賢弟不可輕敵。汝須英勇，但思耀武侯種諤乃久戰沙場智勇之將，非別人好當可比。今提大兵征伐我山，須要小心巡邏，預備滾木、石灰、火炮戰守之具為上。萬一有失進退難矣。」有王昭曰：「賢婿，陸國舅且勿擔憂。料想朝廷兵將眾多，我山兵少，須先用暗謀挫他一番，然後開兵。吾有一計：且命頭目帶兵三千，於山前對敵營前面五百里之外，不分日夜，督兵遍開河道在山之左右。再退回百里一派高山，埋藏地雷、火炮、煙硝之物，引線之火一路相連。他兵一到，定然上山斬伐柴木，造飯所用。踏踏火線一物自然燒死他軍多人。所有近處山泉之水，遍將毒藥放下衝出，待他汲水應用，又能毒死他軍。是不費軍力是先去其一半之眾。然後開兵弄得他軍心無鬥戰之志矣。」

張、陸二人聽罷大悅。是日依計而行。到了第二天，種元帥大兵到了山前，吩咐安營下寨。種元帥與參軍走馬各處，周圍山前山後，左右觀看過一遍，然後回營。龐參軍對種元帥曰：「須傳令眾軍兵不許汲此山水飲用。此水清中帶濁，誠恐有毒，須要另開溝井方可取用。並山上週圍泥土帶鬆浮亂，倘登山斬伐柴木，誠恐裝下坑陷地雷之害，須往別山伐取木料乃可。」眾軍將遵令往另開水道，各各別山伐木。當時種元帥暗想：「不意奸佞之子有此機智。如今監著行軍是陸鳳陽等加一災禍矣。」

是日種元帥開兵，即對龐國舅曰：「勞國舅守禮大營，待本帥開兵擒拿叛賊。」國舅曰：「下官奉命到此監督，是必出營掠陣，看元帥擒拿國賊。」種元帥應允。此日兩軍對壘，種元帥一馬飛出山前，兵丁擁後而出。種元帥一見陸鳳陽，佯言大罵：「好生膽大陸鳳陽！汝父乃三朝元老，忠良之輩，不意出汝不法之子，犯下彌天之罪，禍及君親，還敢身投草寇，玷辱親祖聲名。今日朝廷徵兵到來，諒汝完卵之地且夕可破，還不下馬求生，免作刀頭之鬼？」

此數言乃是種元帥暗中指點陸鳳陽棄山逃遁之意，但當三軍之際不得明言，故暗暗指點於他。陸鳳陽聞言稱言：「世叔大人明見，小怪先君在朝，秉正朝綱，忠心為民，叔父盡知。不想小姪為救搶奪婦女，誤死奸臣之子，只吾一人抵罪可矣，緣何昏君聽信奸臣之語，將吾父傷害並絞殺王後姐姐？實乃父仇不共戴天，故棄逃於此，招集軍馬，誓誅奸黨，以報君父之仇。世叔大人念小姪大仇在躬，且請回兵，待小姪興兵殺上汴梁城，誅奸滅佞，雖死在沙場也得瞑目矣。不然一動手自然有得罪也，難怪小姪了。」

種元帥見龐雲雄在營前相隔不遠，難以明言，只得假罵一聲：「好生可惱，不聽良言。古雲『君要臣死，不死不忠；父要子亡，不亡不孝』。不必多言，休走，本帥擒汝回營。」語畢大刀劈下，發刀不發力。陸公子雙鞭一架，只見他大刀只管發動，並不

發實力，又見言語平順，料有別情緣故。當日兩般軍器並舉，假戰一場，種元帥詐敗佯輸，一馬飛奔。陸公子大喝「休走！」快馬追趕。離山營已遠，種元帥即兜轉馬大呼：「國舅賢姪且住。吾豈當真征伐汝山，立心與汝合兵共滅奸臣黨羽，惟方才奸相之子在營外掠陣，難明言，故詐佯敗陣。實對汝說明，倘有機謀時，吾用提籠高扯起為內應記號，汝帶兵來劫寨，先斬奸相之子去了一大患，同歸山寨再作良圖，方可動兵。不然，汝山中有限軍糧，難以抵敵朝廷兵多將廣，且回山與張夢虎商量早逃遁之計為上策也。」

陸鳳陽曰：「小姪得賴世叔大人指點，感恩淵海之深，難報萬一。吾今回山且與張兄說之，自然依命定奪。」種元帥曰：「如此汝且照前追趕來，以釋奸賊之疑。」言畢，解下佩劍將左腿一割，連衣帶甲割開皮肉，鮮血冒出，回馬加鞭飛跑回山，大呼：「眾將速來救搭！」眾將兵刀槍並舉，殺退山寨眾兵，保護元帥回營。

參軍迎接，只見元帥血流至足，下馬進營用藥敷調下止血。種元帥曰：「國舅，不想陸鳳陽有此手段高強，今日本帥出敵幸不甚重傷。如之奈何？不免挑出免戰牌，明天再發兵，務必攻破此山，擒拿逆叛，方免國家大患。」

龐雲雄曰：「元帥，不若下官今夜三更候，趁著月色光輝，帶兵一千護身，再探山中路程。明日可以埋伏進兵，定然取勝。未知如何？」元帥曰：「須要小心，不要被賊兵窺見，難以逃脫。」參軍領諾。

是夜時交三鼓，參軍帶兵一千，靜悄悄來至半山。不料軍兵不識山路崎嶇，一足觸動火線，卻被地雷火炮轟天響亮，滿山火透。嚇得龐雲雄膽戰心驚，跑下山不及，被火燒傷身連甲，著即忙退，卸盔甲沒命跑走回營。一千軍兵燒傷四五百，燒死山中二百多，逃回走脫者百餘人耳。

元帥一見，假覺大驚曰：「參軍如何不小心，卻被他地雷火炮所傷？且往後營調養，待痊之日再商議攻他山寨。」龐參軍稱謝，

又呼：「元帥，下官看他山高廣大，四週俱有地雷火炮，難以帶兵殺上攻打。不若將數萬軍馬分開，山前、山後、左右重重圍困個水泄不通。待他兵多糧少，絕他糧草，自然內亂。諒彼兵插翅難飛。」

元帥曰：「參軍妙算無差。」是夜，參軍辭別元帥往後營安息，一月未愈。故種元帥略不行發兵。

忽一天探子報進：「啟稟元帥爺，朝廷再復命岳元帥添兵，並柴千歲同來進征助戰。探聽明特來稟上，准於明日午刻到營。」種元帥心下一驚：「不好了。本帥只思早晚先殺了龐雲雄，合兵山寨，投書與五關藩王，殺入汴京城，誅奸滅佞，豈知岳全忠又領旨掛帥，復同柴王添兵到來同征。岳全忠心跡吾已料著，但未知柴王意下如何。倘不同意，另有所向，陸鳳陽等大禍難以逃脫矣。」

到次日午候果然報到岳元帥兵到營外。種元帥只得出營迎接進。見禮，齊同下坐，將新兵同聚集一營。種元帥曰：「些小毛賊何勞千歲駕臨，歷此疆場險地？」柴王回答未知征伐得鐵裘山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